

陈书良 李湘树著

绝世风流

真郑板桥

扬州八怪之一
文字谈画
揭地之鬼
天惊雷无
掀震呵无
掀震呵无



绝世风流郑板桥

陈书良 著
李湘树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1 号

绝世风流郑板桥

陈书良 李湘树著

责任编辑：许久文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199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70000 印数：1—10000

ISBN7—5438—0476—X

1.49 定价：4.50 元

前 言

郑燮，号板桥，清代杰出的艺术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名字，在群众中是一点也不陌生的。人们对他的多才多艺津津乐道：他是一位著名画家，所画兰竹，摇曳多姿，名播中外；他又是著名书法家，自创的“六分半书”，熔真、草、隶、篆于一炉，现在也还有人学“板桥体”；他的诗词、道情也很出色，“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至今还在人们口头传唱——尽管他离开人间已有两百多年了。

郑板桥具有鲜明的个性。他曾经颇为自负地刻了一方印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我们借用这种排比句法来描述他，可以说郑板桥是一个疯疯颠颠的怪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有傲癖的穷书生、大才子、佛教信徒，一个狗肉饕餮家，爱神的幸运儿，一个学历过硬的七品“父母官”，酒徒，一个创新的篆刻家、假画制造者，一个不讨上司欢心的“糊涂”人，诗人，一个民间曲艺作家、大书法家、大画家，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与当局不合作的狂人，一个兰、竹、石的苦恋者。郑板桥象苏东坡、徐青藤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人物。无疑，这样的灵魂永远魅力四射，是我们民

族文化史上值得自豪的瑰宝！可惜的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他的禁锢诋毁，由于对他的研究要涉及诗、书、画各方面的修养，由于资料的缺乏等等，因而，关于郑氏的传记，只出版过一两本三五万字的故事小册子。今天，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全面地较详细地介绍其人其艺，这对于我们吸收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精华，古为今用，繁荣新时期文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基于以上考虑，基于我们对郑板桥的热爱，我们写作了这本《绝世风流郑板桥》。198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曾出版陈书良《板桥诗词撷英》，前言中说：“在板桥的笔下，诗、书、画、印是一个思想整体的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之间，则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此，本书在后面用赏析的方式介绍了板桥的书、画、篆刻等代表作（其诗词在传记中多有叙述，故不另作赏析），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是很宝贵的资料。

书成，置笔掩卷，感慨良多。我们想起了家乡湖南清代政治家郭嵩焘写给左宗棠的一副挽联的上联：“世须才才亦须世”。的确，个人的成就和时代之间，有着谜一样的关系。从板桥坎坷的一生，我们看到封建社会对天才的扼杀，更加感到个性解放、创作自由的难得。这，是我们的一点心得。由于水平有限，资料缺乏，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各方多多指教和批评。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五颜六色众生相	(1)
第二章 故园风雨古板桥	(8)
一 不幸的“麻丫头”	(8)
二 少年意气	(13)
第三章 教馆生涯彻骨寒	(20)
第四章 十载扬州作画师	(27)
一 卖画扬州	(27)
二 壮游	(33)
三 天宁寺读书	(40)
四 穷途挣扎	(43)
第五章 花枝有恨晓莺痴	(48)
一 朦胧的追求	(48)
二 徐夫人	(50)
三 饶五娘	(52)

四 与娼女等下层女子的酬酢	(55)
第六章 一枝桂影功名小	(58)
一 雍正举人	(58)
二 读书焦山	(63)
三 乾隆进士	(68)
四 待宦	(71)
第七章 红桥酒影友朋欢	(76)
第八章 山左官声竹马寒	(86)
一 范县任上	(86)
二 潍县任上	(92)
三 罢官离潍	(103)
第九章 梦醒扬州一酒瓢	(106)
一 文人相亲	(106)
二 终老维扬	(111)
书画精品鉴赏	(117)
郑板桥年谱	(196)

第一章 五颜六色众生相

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

——《乾隆著雍摄提格姑洗之月板桥郑燮画并题》

明朝后期，政治一片黑暗，宦官专权，朋党攻讦，封建政权机构几乎瘫痪。地主阶级，尤其是皇族，兼并土地更加疯狂。残酷的经济榨取和野蛮的政治压迫，造成明末农村十室九空，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以至水灾、蝗灾和瘟疫不断发生。濒临绝境的农民，除揭竿而起外，别无生路。崇祯初年，爆发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登煤山自缢，统治近三百年的明王朝，终于被起义的农民推翻了。

同年五月一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引狼入室，勾结满清贵族，引清军进入北京，颠覆了大顺农民革命政权，夺取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十月，清顺治帝下诏正式定都北京。

以后接踵而至的，是清朝廷对南明残余福王政权、鲁王政权、唐王政权、桂王政权的攻伐。康熙元年（1662）春，吴三桂追俘桂王于缅甸。至此，南明王朝在大陆的势力终于覆灭。

清军在南下进攻时是极端残暴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特别是清统治者下令难发，强迫汉族人民从衣冠装束上和精神上承认清政权的绝对统治；这样，就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也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二十年之久，最后在清王朝血腥的武装镇压下归于失败。

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清统治者对汉族地主官僚，在入关前后都执行笼络政策。当清军进入北京后，马上为崇祯发丧，并打出为汉族地主官僚“报君父之仇”的幌子，俨然以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自居。在任用官吏上，清廷表面上采取满、汉兼用的方针，对中央各部门满、汉官员的名额都作了规定。康熙即位后，又从各方面加强笼络汉人的工作。在康熙、雍正的上谕中，还屡次提到要维护地主富民的利益，把地主当作“国家所爱养保护之人”。这一时期所推行的废止圈地、减免税粮和鼓励垦荒等政策，都是对汉族地主有利的。清朝政府还采取其他许多措施，把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吸收到政权中来。除不断扩充科举录取名额外，康熙十二年（1673）又诏举“山林隐逸”，一些地主士绅不经考试就可直接做官。第二年，清廷更颁布了捐纳制度，使地主子弟可以捐银得官。康熙十七年（1678），又宣布开设“博学鸿儒”科，罗致了全国“名士”一百四十三人，取录了五十名，俱授以翰林院的官职。当时除了有比较浓厚的反清和反对君主的专制思想的人如顾亭林、黄宗羲等外，其他知名学者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等人都来京应选。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收罗了李光地、魏裔介、熊赐履、汤斌等一班“理学名臣”，命他们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布天下。康熙皇帝还在山东曲阜祭孔庙，在南京谒明太祖陵，企图把理学的“忠”、“孝”思想更加推

广，以束缚人们的思想、涣散人民的斗志。这样一来，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得到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更加强化了。

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清独裁者总是妄想臣民象一群温驯的牛马，永远听凭奴役和驱使。但是，总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厌清思明，继续战斗，如黄宗羲就曾经表示过：“狂言不怕山精漏！”于是，清统治者从顺治时代起即开始制造文字狱，历康、雍、乾三世一百多年，堪称史无前例。如康熙二年（1633）浙江湖州富商庄廷钺请人增编《明书》，如实地写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一段历史，包括建州卫与明朝政权的关系等，便被认为是有意反清。清廷把已死的庄廷钺开棺戮尸，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疆的也有几百人。乾隆时代更是登峰造极，查嗣庭、吕留良、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都是天下震动的“脍炙人口的虐政”。乾隆曾破口大骂：“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域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实非人类所应有。”据近代陈乃乾编辑的《焚书总录》记载，在清代文字狱中，全毁书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书目四百零二种，销毁书板目五十种，销毁石刻目二十四种，综合起来将近三千种。至于因文字贾祸，究竟使多少人人头落地，使多少人发配边疆，又使多少人打入旗下为奴，今天已无法统计了。

这真是一个风云变幻、白衣苍狗的时代。在社会上，面对着严峻的现实，知识分子中，大体也可分三类。一类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俯首乞怜的巴儿狗。象康熙年间的李光地，当时

“位极人臣”，高树名义，道貌岸然，但是全祖望《鲒埼亭集》中揭露他的行为比什么人都坏。赵执信《饴山文集·送晋二生归应乡试序》云：“今之学者，巧饰步趋，深设城府，貌柔而行乖，心烦而言寡，阳倚程朱为祖，阴奉张孔为宗，乃可以擅大名，久高位。”这几句话，概要地反映了康、雍、乾时代士大夫“伪理学”的丑恶面目。

另一类人则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政治，不问现实，情愿将自己有限的岁月，投入烦琐的训诂考证工作中去。当然，这是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的。康、雍、乾三朝，文字狱迭兴，刀光剑影，血肉淋漓。于是读书人人人自危，甚至有“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之悔。他们尤其不敢研究明末史事，怕触犯忌讳；也不敢多写诗文，怕无故惹祸。于是，只好集中精力研究经学，从事校勘、笺注与名物考证工作。这种烦琐考证之风，学者们既利用它以全身远祸，统治者也利用它使知识分子脱离社会斗争以巩固政权。清初以来的汉学和金石考据之学取得空前进展，以至产生了群星灿烂的“乾嘉学派”，这是和当时精神上、思想上严密的控制有密切关系的。

这样一来，又从夹缝中产生了一类特殊的人物。他们大多富锦绣之才而抱济世之志，但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深切感受到清王朝的黑暗，加之因个人仕途坎坷，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这就使他们或混迹民间，或托身寺庙，经常处于无法摆脱的精神苦闷之中。由于当时文禁森严，所以他们只能将不满现实的满腹牢骚曲折地寄托在笔墨之外，创造了带有政治批判色彩的“狂怪”的文艺作品。

总之，战士、刽子手、奴才、市侩、狂生、理学家、考据迷等等五颜六色的人物组成了“康乾盛世”的社会众生相，闹哄哄、

乱糟糟地交织着，创造了清初的文明。

说到当时的文明，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扬州地区了，那儿真正是“人文鼎盛”之邦。清王朝由东北入主中原的几十年间，由于封建专制国家机器的强化，由于清廷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政策，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恢复，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了日益频繁的通商活动。扬州就是得风气之先的地区之一。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汇合处，历来是南北交通的枢纽，隋唐以来，“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有人曾夸张地描绘说：“维扬右都，东南奥壤。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闾閻星繁，舟车露委。”当时谚称“扬一益二”，意思是说，全国之盛当推扬州为第一，益州（成都）为第二。清初的扬州，既有大运河航运之便，又是全国最大的盐业集散地，经济十分繁荣。雍乾年间，全国盐务最高行政管理机构——两淮盐运使衙门就设于扬州。盐商官绅竞相豪华，在这里建造了许多优美精巧的园林。特别是乾隆六次南巡都在扬州停留，更刺激了扬州的繁华。其时扬州手工业十分发达，核刻、玉刻、瓷刻、木刻、竹刻、漆刻、牙刻、砖刻名目繁多，还盛产各种工艺品。现在陈列于故宫珍宝馆最大的玉雕《大禹治水》，就是由清代扬州的玉工审材度势、精心雕制而成的。这种新兴的商业经济的繁荣，必然促使市民对物资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尤其对于文化方面，他们不满足于过去那种陈陈相因的“正宗”的那一套，而要求一种较生动活泼的精神享受。另一方面，盐商富贾生活上穷奢极侈，广筑园林，他们或为了美化环境，或出于附庸风雅，而提倡书画，醉心戏曲，这样，艺术也就成了商品之

一。孔尚任曾比喻说：“广陵为天下之大逆旅，凡怀方抱艺者莫不寓寄广陵，盖如百工之居肆焉。”一些艺术家从各地来到瘦西湖畔，鬻字卖画，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如金农为盐商的座上客，黄慎从福建到扬州“资画以养母”，等等。这样，就造成了扬州“人文鼎盛”的局面。江都人薛寿在《学诂斋文集》卷下《读书舫录书后》中曾自豪地说：

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

的确，乾隆时代扬州的经学是举世无双的。这不仅因为明星并出，如焦循的研究《易经》，黄承吉的研究文字，王念孙父子的研究训诂，阮元的研究名物制度，汪中的辩明学术源流，都是前无古人，自创新例；而且因为以前的、其他地区的经学研究流于烦琐，失掉了十七世纪学术思想界恢弘活泼的气象，扬州学者能一破晦塞沉闷的局面，大胆对伦理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继皖学戴震之后，给宋明唯心主义的理学以严厉的批判。

文艺方面，如果说起康、雍、乾时期与扬州有关的人物，将是一篇很长的名单。诗人王士禛，戏剧家洪昇、孔尚任，小说家吴敬梓、沈复等都曾流连维扬，诗酒酬酢。吴敬梓甚至死前几天与友人酣饮大醉时，还高诵唐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程晋芳在《哭敏轩》中云：“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就是指此事而言。扬州地区的文士如诗人吴嘉纪、史学家谈迁等也是卓荦可观，一时之雄。清初，大画家石涛和尚多次来到扬州，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起就定居扬州，

不懈地进行创作，许多炉火纯青之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扬州病逝，葬于蜀冈平山堂后。石涛的画意境苍莽，笔墨恣肆，在奇险中有秀润之气，一反仿古旧习。有人说：石涛不到扬州，就无扬州画派。这是不无道理的。“扬州八怪”正是继承了白阳、青藤、石涛的传统，大胆突破了当时形式主义画风的束缚，运用诗、书、画、印的巧妙结合，来抒发思想感情，追求个性解放，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具有清傲的风骨美。

郑板桥就生长在这样的时代，生长在这样的土地上。

第二章 故园风雨古板桥

一、不幸的“麻丫头”

呜呼二歌兮夜欲半，鸦栖不稳庭槐断！

——《七歌》之二

从繁华热闹的扬州坐船沿运河往北行约两百里，就来到了兴化县。这里地处苏北里下河腹部，地势低洼，四面环水，交通不便，当时人口约十万，堪称穷乡僻壤。板桥四十岁前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兴化县城度过的。可以说，这里是产生他的思想和艺术的摇篮。

相传兴化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属楚，为楚将昭阳食邑，故又名“楚水”、“昭阳”。五代吴杨溥武义二年（920），由海陵析地置“招远场”，旋改为兴化县，取兴盛教化之意。南宋绍兴元年（1131），抗金农民领袖、渔民出身的张荣、贾虎等四义士，从山东梁山一带率义军辗转战斗至兴化，在城东二十余里的得胜湖建立水寨，大破金兵，“得胜湖”由此得名。元末，封建政权日趋腐朽，蒙汉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地压榨人民，泰州人张士诚领

导农民、盐民在兴化起义。他挫败了元军进攻后，以高邮为都城，国号大周，据有苏、杭等大片地区。后来，逐渐蜕变为封建割据势力，迁都平江，称吴王，还一度投降了元朝。元败，张士诚与朱元璋火并，张士诚覆灭。

对张士诚其人，对他的得失成败，本书不拟探究评价。在元末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政策下，兴化各阶层人民出于民族和阶级的仇恨，几乎人人参加或同情这支反元起义军。张士诚兵败后，朱元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一方面，支持过张士诚的人，必然对朱元璋政权抱着敌对或畏惧情绪；另一方面，朱元璋也将兴化视为张士诚的“老窠”，对兴化人很不放心。于是，明廷在洪武年间施行移民政策，把兴化土著居民迁到天津郊区，又将苏州阊门一带居民迁到兴化。郑板桥的祖先就是这时由苏州迁到兴化的。

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1693年11月22日）子时，正当“小雪”，郑板桥出生于今江苏省兴化县城。祖父名湜，字清之，是儒官。父名之本，字立庵，号梦阳，是廩生，品学兼优。生母汪夫人，继母郝夫人。叔父名之标，字省庵，很爱板桥。叔父仅生一子，名郑墨，字五桥，是庠生。板桥没有同胞兄弟，只有这个堂弟，彼此感情很好。根据《尚书·洪范》“夔友柔克”，板桥的祖父和父亲为他取名夔，字克柔，夔，委顺也。老实的立庵先生希望儿子做个随和平顺的人。兴化的民间习俗，以“小雪”前后的十月二十五日为“雪婆婆生日”。端雪兆丰年，这当然是个好日子。对于与雪婆婆同时降临人间，板桥终身感到很快慰，他曾刻印：“雪婆婆同日生”，记录了这一祥兆。

不过，板桥日后的性格恰恰与“夔”字的原意相左；板桥降临的地方，也不是繁华都市，而是穷乡僻壤，具体地说，是个周

围约二三百步的小岛——夏甸。兴化城东与得胜湖之间，方圆几十里中，一万多个小洲立于水上，大则二三亩，小则十余步，人称：“万岛之乡”，当地人又叫“垛子”。夏甸就是一个较大的“垛子”。

郑家原有茅屋两间。所谓“郑家大堂屋”包括的瓦屋三间、厢房一间、厨房一间，是板桥做官后才修建的。郑宅位于兴化东城外的古板桥西，护城河水蜿蜒流淌，人们用木板架在护城河上，做了座桥，称板桥。板桥时常从这座桥上经过，也时常站在桥头观赏城东幽美宜人的风景，故而以后他即以“板桥”、“板桥道人”自号。

说到名号，有趣的是，板桥小时叫“麻丫头”。因为依兴化民间风俗，生了儿子怕夭折，往往起个“丫头”的小名；并且为了“贵子”不致引起阎王爷的注意而被勾销，名字往往起得很鄙俗低贱，如“痢丫头”之类。板桥脸上有几颗淡淡的麻子，所以立庵先生就叫他“麻丫头”。板桥一直很珍爱父母赐的令名，他在书画作品上常钤上“麻丫头针线”的闲章。丫头是假的，针线自然就是书画了。

立庵先生是个品学兼优的廪生，在家先后教过几百名生徒。他见儿子姿质聪慧，内心非常高兴，从小就对板桥悉心教育。板桥三岁时，立庵先生就教他识字；五、六岁时教他读诗背诵；六岁以后教他读四书五经，要求抄写熟记；八、九岁时教他作文联对。幼年的板桥除了随父亲学习外，还常在外祖父家聆听外祖父汪翊文的指导。汪翊文奇才博学，隐居不仕，大概是个很狂放的人。板桥自称“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他的性格、气质肯定受了外祖父的影响。

板桥的叔父之标很爱板桥。叔父仅生一子，名墨，字五桥。